

<<角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角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7832991

10位ISBN编号：7537832994

出版时间：2010-3

出版时间：北岳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张雅茜

页数：311

字数：26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角儿>>

前言

写了十多年小说，扫视自己笔下的人物，几乎全是女性。

几位有数的男性，也被我写得瘦骨嶙峋，甚至，毫无生气。

不仅仅因为自己也是女性，更谈不到女权这个词。

实在是笔力不及。

也许，与女人对话更容易些？

只要坦诚相待，总有走进内心的那一瞬。

还有，女人与生俱来的仁慈，善良、包容以及悲悯情怀，飞蛾扑火般地追求爱情的执拗天性，更能使笔下的文字，摇曳生辉，顾盼生情。

曾有评论家分析我作品中的“渡口”情结，我不否认。

确实，在短篇小说《河水拍打着堤岸》，长篇小说《涇津渡》以及散文《人之渡》和《村渡》中，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过那个渡口，她成了我作品中不变的场景和无限想象的空间。

她的“舟楫林立”，她的“日吞吐货物五千吨”，她的旌幡飘摇和如银山般的盐，遥遥相对通往长安的古驿道以及河谷中昼夜响彻的驼铃，常常在我写作时出现。

无止尽地主宰着我的情感世界，使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己。

说不清为什么，那小小码头，帆起帆落，岁月流转，随河水涨落而不断移动，却始终固守着那个河谷，千百年来，不曾改变。

仿佛命运的主宰，让我们家的女人，也由不得围着她转。

多少年前，一位十八岁的美丽女子走出豪门大宅，跟在一位教书先生身后，就从对河登上木船，过黄河姗姗而来，做了我的姥姥；十八年后，又一位美丽女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，跟在做生意的丈夫身后逃出这块土地，也是在这里启程。

羊皮筏子冲进激流时，她身后传来的是倭寇的枪声炮声，脑子里铭刻的不灭的记忆：小镇燃起的熊熊大火和屋梁掉进火堆的噼剥声。

她是我母亲。

又一个十八年过去，享尽了荣华富贵又当过省劳模的母亲再次回到渡口，却是被下放回农村。

这一年正好是她三十六岁本命年。

刚刚十二岁的我，看不懂母亲的愁眉不展，体验不到世事变迁的凶险，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。

面对一河壮阔，寻找着古诗句中曾经的描绘，喜欢，兴奋，新鲜。

多少年后我才体验到，这“新鲜”的代价。

把我们从城市生活中拽出来，生拉活扯一般。

那种疼痛，伴随着我最初的文字，宣泄在字里行间。

我明白，就因为，她是故乡。

她有养育我祖先的恩德。

她理直气壮。

包括后来，政治和非政治原因的一切，一切……一眨眼就是我的三十六岁本命年，我押着一车货物摆脱了被劫的凶险回到家，竟然也是从这个渡口。

从河南到山西，我本是有三四个渡口可以选择，却不知为什么偏偏是它涇津渡而不是茅津渡或风陵渡？

它有一只魔手，让我在一夜之间，体验生命的短暂和不可复制的每一天。

从此，我开始写小说。

从此，“渡口”这个词，频频在我的文字中出现。

从此，我小说的色彩和气味，始终弥漫着黄土高原的尘嚣和黄河水的泥腥，语言难以摆脱夏日河水的激情和冬季河谷的荒凉，想象的世界，总是走不出富足而又贫瘠的晋南乡村和飘散着乡村味道的小城。

姥姥和母亲，以及姥姥的母亲和母亲的姥姥们，纷纷登场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日复一日的单调苦涩的日子带来的失落和凄清，抗争与叛逆带来的耻辱与悔恨，成为我作品的“主旋律”。

<<角儿>>

当然，还有幸福和我为她们设计的希望伊甸园。

譬如唱蒲州梆子的角儿邢月兰，譬如纯阳宫博物馆的管理员宋梅影，譬如盲人说唱组的赛桃花。还有与男主人私奔的保姆“女人”以及，离婚离成一件刑事案的女教师杨柳。

想象与现实常常会混在一起，甚至背道而驰，我也就常常陷入困惑与思索。

我常常想，为什么总是渡口而不是我童年的西北小城？

或者，生我的古城如今的西北都市西安？

为什么总是晋南女人而不是别的姐姐妹妹？

我未曾见过的祖先怎么就不肯放过我，让我走出这块土地，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感受，去体味，去时尚一回？

在我的想象世界里，渡口一直叫做“涇津渡”，比如今的“陌南镇”有诗意得多。

她是因涇津镇而来还是涇津镇因她而来，已没有人能说得清。

在《辞海》里，三点水的豆字只有一个解释：“涇津，黄河古津渡，因涇水从河北流入此而名。

”在县志里，曾经有过“三十里涇津街”的说法，但是，如今从中条山下来到黄河渡口一共不过三十里，山不可移，河改道也只会是三五里地，那么三十里涇津街从何而来？

只能说，在这条运盐古道上，确实从山下到渡口曾经热闹过繁华过，也曾经以它的热闹和繁华兴起了涇津镇的热闹与繁华。

看着如今的不足二里长的现代化小镇，那些曾经的繁华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，沧海桑田，白驹过隙，古驿道两旁，是麦苗的碧绿和苹果花的嫣红。

还有，亘古不变的家的气息，温暖而惬意。

也许，这才是一种还原？

渡口是因现代化的公路和铁路大桥而衰落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显示了社会的发达与进步。

我不再有机会去坐撑起篷帆的小木舟，也不可能再去挤那冒着黑烟载满了汽车、毛驴和小贩的轮渡船。

可那些坐船的情景，那些散落在渡口周围的遗迹却铭刻在我心里，像是一个烙印。

譬如老子骑青牛姗姗而出的函谷关，譬如流传过项羽与刘邦争雄那段佳话的霸王城，譬如那座镌刻着三十多名抗击倭寇壮烈牺牲的烈士纪念碑。

还譬如传说中的马祖庙和凤凰台。

当然，还有小镇一街两巷旌幡飘摇的店铺，雄踞在镇南北被蒲州梆子名角开过台的过街戏楼——独乐阳春台和申明亭。

更有，这方水土滋润过的，女人们。

其实，小镇如今不乏高楼和商店，街道也整洁漂亮，可是走在街上，我总是找不到感觉，这里说的是文学感觉。

我想念我从未见过的那青砖街道，那石牌坊，那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店小二叫卖的吆喝声。

银楼的青石阶上的女子裙裾，桑柔润里妇人的棒槌声声，博物馆展柜里的三寸绣花鞋，《列女传》里无数个赵王氏或者景张氏，是有故事的。

是诗意的。

是属于小说的。

细细品味，想象的空间就在那一瞬，打开，斑斓而无垠。

小镇的位置有点特别，南临河北倚山，东西各有无数条深沟。

有一年除夕，大雪封山，回家过年的人被挡在风陵渡火车站和山北解州，硬是挪不了窝。

过了初五，才有胆大的车子带着防滑链从西边进来，雪地上的车辙，简直有点触目惊心呢。

我想我曾经就像被雪包围的小镇，固守着自己喜爱的旧东西，拒绝接受能够使我改变的一切新鲜与时尚，包括走出大雪纷飞的小镇，走过黄河，翻过大山。

外面的世界真精彩？

其实我写东西后就离开小镇了，我在小镇北边的小城生活。

那里几乎每家都与乡村有着藕断丝连。

<<角儿>>

经常会有父辈或者亲戚走进叫做单元楼的房间，把沾满泥土的劣质皮鞋在沙发边上蹭蹭，把痰咳在木地板或者地毯上。

小城人习惯喊叫一般的说话，是普通话，却带着浓重的小城口音。

爱吃面条和馍馍。

爱穿与自己年龄身份得体的服饰。

尤不喜标新立异。

做人方面格外孝顺父母。

做父母的就必给儿子娶一房媳妇弄一套房子作交换，等老了时让儿子侍奉自己再买一副好寿板体体面面打发自己。

所以就活得不怎么轻松。

有一点共同的东西就是，小城和小镇都是不缺文化的，你只要去看看农家院门楼上的“耕读传家”或者“紫气东来”之类的匾额，还有小城整日习书法溜古玩市场看蒲州梆子的各色人等，数不胜数名家后裔们，以及分布在区域地图上的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古遗址们，你就会知道这里文化的根有多深。

她像糖稀一样，紧紧包裹着我——一个普通的写作者。

你得有十分的警醒和力量，才不至于被窒息而死。

根有多深枝就有多壮叶就有多茂，这似乎是真理。

但却不能移动，大树一挪地方，成活率就不高，这是自然法则。

然而人们的本能是求变，求新，对于文学，更是这样。

一位名家说，好小说应该是时尚的形式，而内蕴却是古典的。

我喜欢这个说法。

我希望自己这样去做。

我在努力。

<<角儿>>

内容概要

张雅茜是近年来河东文坛跃出的一匹黑马，也是一位勤奋、高产的作家。在她的大量小说里，常有一种“渡口情结”，钤印着作家对女性生命意识的深层思考与探索。小说故事不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，多侧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。本书收录了《角儿》、《好戏连台》、《磨坊与紫色》等八篇小说。其中，中篇小说《角儿》获“赵树理文学奖”。

<<角儿>>

作者简介

张雅茜，1950年生于西安，长在甘肃，1962年随父母遣返原籍山西芮城。
中国作协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。
山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，山西女作家协会副会长。

1988年开始创作。
曾在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上海文学》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。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依然风流》《烛影摇红》

<<角儿>>

书籍目录

角儿红桑葚紫桑葚磨坊与紫色女儿石盲好戏连台大山无言孟姐

<<角儿>>

章节摘录

邢月兰在镜子里，右手翘成兰花状，找那根白发。

说破天也不去。

不是钱少钱多，艺术怎么能让钱给脏了？

我邢月兰从不唱堂会。

你不知道？

说着乜一眼镜子里的薛老板，手中的小镊子仍在那堆乌云里翻来翻去。

薛老板不耐烦了：在凤城，连当官的也没人对我说不，你不知道？

哼，不就一个戏子么！

你以为你是艺术家？

怪不得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！

邢月兰一愣。

扭身时已柳眉竖起，小镊子啪地拍在梳妆台上，兰花指颤颤抖抖，直点薛老板鼻尖，你，你与我出去——！

薛老板拂袖而出。

木楼梯上，金利来皮鞋吱吱乱叫。

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主儿！

今儿就吃你一杯，你能把老娘怎样！

话落，邢月兰顺手抓起梳妆台上的搪瓷茶缸追出来，朝楼梯砸去。

声音撵着薛老板脚后跟，丁零当啷到院里，泡涨的膨大海一路撒落，像谁家的狗屎拉在楼梯上。

奔驰600旋风般冲出剧团大门，扬起的烟尘有点盛气凌人，张越急躲路边，说，这人抽西北风呀，刚才还问邢老师住哪间房，特儒雅特风度，像电视剧里那个叫……啥的？

王胜利说，多了，只要叫老板的，都这德性！

再扬脸看，邢老师已转身进屋，房门啪的一声，嚎叫就从门缝里钻出。

两个学生，站楼下面面相觑。

戏子，两个字如同霹雳，把邢月兰炸醒。

北京领梅花奖带回的那份喜悦，遥远已似梦境。

戏子怎么了？

戏子你不也求上门么？

有本事你老娘死了你自己怎么不唱，找我们戏子？

把我们与婊子相比？

可恼，可气！

可恨，可杀！

戏子就戏子，老娘位贱人不贱，就是只在台上唱不走事（唱堂会），我们又不是王八班子！

一生气，邢月兰忘了自己一贯是叫八音会或者自乐班的。

她始终忘不了，婶婶小翠花，就是靠着走事才使堂兄妹有碗饭吃。

那是二十多年前，在公社宣传队唱过戏的小翠花，席篷下粉墨登场，臂挎竹篮唱“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，慰劳军属把呀把菜剌”。

黑发藏在火车头帽子里，然后一掀大辫子绕脖子甩在胸前，唱“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，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”。

那一次扎两只水袖啪啦啦甩，像纺车轮子滴溜溜转，把小月兰转得偷偷跑出学校进了剧团。

可是，堂妹拖到三十岁嫁个二婚头。

堂哥招赘到邻县一个小寡妇家。

街前巷后谁家有喜事，婶婶只有在灶前摘葱剥蒜的份儿，不能进新房去铺婚床展嫁妆。

亲侄女儿月兰出嫁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婶婶为她盘头，可奶奶的眼睛锥子般盯着婶婶，绝不许她走近月兰半步。

<<角儿>>

月兰穿着大红缎子袄拜完祖宗走出院门时，婶婶倚着厨房门，那眼光如同钉子钉在她后脑勺上，二十多年来仍隐隐发痛。

月兰在心里为婶婶抱不平，不是婶婶顶风冒雪走事，叔叔能有钱买药治病么？

叔叔可是奶奶的亲儿子啊。

婶婶一次散戏后拉着她手说，我的儿，好好在戏台上唱戏，再穷也别走事。

女人一走事，这辈子就不是人了。

记住了啊？

这几年搞改制，政府发一半工资，另一半靠剧团自己卖票演戏。

演一场两千块，每人领十五元补助，旺季时也不过每月十来场。

演员纷纷加入走事，就成了时髦，“按质论价”，一晚上能挣成百元钱，农村自乐班也如雨后春笋。

邢月兰从不动心。

婶婶小翠花的告诫只是原因之一。

她从来都认为走事是对艺术的亵渎。

当年人们围着小翠花，目光与笑声里那种淫褻，没齿不忘。

她要正正经经在戏台上唱。

要贴了鬓包了头，描了眉画了唇，系了裙执了帕扇，像了戏里的人物才开口唱。

那一刻她在幕帘后，一声叫板，踩着鼓板出鬼门道，半个圆场，一个亮相，瞟一眼台下黑压压人头一片，就有了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感觉。

她就不再是邢月兰，而是红娘、貂蝉、胡凤莲、江姐或李铁梅。

她的一举一动，媚笑，奸笑，假笑，淫笑，甚至皮笑肉不笑，皆属了剧中人。

就连胸腔里那颗心，也因剧中人需要或急促或平缓地怦怦而动。

追着她脸蛋身子的那些目光，不怀好意，也是对着剧中人而非她邢月兰。

也是演过的角色太多，她在舞台下的形象反而常常被人们忽略。

那双大眼左右顾盼，或是柳叶眉微微蹙起，还有说话间时不时比惚走神，甚至不说话时聚在眉目间那丝忧郁，都会使人想起剧中角色。

偶尔下厨房，端着汤碗出来，一溜碎步，兰花指高翘，腰肢扭动，烫了手还要不忘节奏扮相，就足以让你喷饭。

她与丈夫吵架最好看，兰花指直点丈夫鼻尖，“你你你这个——”那“冤家”两个字经常脱口而出，让人们像看喜剧一样忍俊不禁。

电话铃骤然响起。

邢月兰仿佛从梦中惊醒，拿起话筒没好气地吼，谁？

哟，这梅花奖还真不敢小看，脾气一夜间就长？

大艺术家，看来我这局长没好日子过了，开个会都请不动？

这样吧，你等着，我让周副团长坐我的车去接你，啊？

邢月兰说，对不起文局长，我马上到。

粉扑补了腮，口红重新涂了，出门时习惯地一扭头，那根找了一早上的白发跳在镜子里，赫然醒目。

<<角儿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根有多深枝就有多壮叶就有多茂，这似乎是真理。但却不能移动，大树一挪地方，成活率就不高，这是自然法则。然而人们的本能是求变，求新，对于文学，更是这样。一位名家说，好小说应该是时尚的形式，而内蕴却是古典的。我喜欢这个说法。

——张雅茜 张雅茜的《角儿》，生活气息浓郁，细节描写生动，人物形象鲜活，主题耐人寻味，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。

作者在叙述中，透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，时运更迭和人物命运的浮沉起落，让读者体会到了文字背后无以言表的内涵和强烈的思想穿透力。

——赵树理文学奖颁奖词

<<角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